十七史商榷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九

中詔

南齊書張緒傳末引建元初中詔案沈約自序自注云事見文帝中詔凡中詔今恐在臺猶法書典書也然則此乃當時記錄之名

張邵張禕

南史張邵傳中邵字凡數十見宋書四十六卷邵傳與南史並同通鑑亦同惟宋書五十九卷張暢傳作

張劭而近人校南史者一槩俱改作劭未詳又南史張暢傳云邵兄禕子宋書五十九卷張暢傳亦作禕而四十六卷則作偉通鑑第一百十九卷亦作偉二者不同禕承劉裕使酖故主晉恭帝於道自飲而卒奇忠千古僅見南史斷自劉宋始以禕係晉臣故僅附見於暢傳而不爲别立傳

宋書爲妄人謬補

宋書第五十九卷有張暢傳此是沈約原本其前四十六卷先有暢傳則後世妄人謬取南史攙入者四十六卷目列趙倫之到彥之王懿張劭四人內到彥

之闕卷末又無論賛則此卷本自不全致遭妄人蛇足於劭之後又附以暢一人兩傳前後複出不知宋書不似南史一族之人必聚一處其中有父子各卷如顔延之顔竣之類況暢是劭兄子何必附入想妄人偶讀至此忽憶劭有姪暢以為遺落竟未及檢照五十九卷率爾抄入不然則何所取乎此傳與南史文並同惟南史云魏太武南征此則改云魏主托䟦燾南征以下皆稱魏主其實宋書中魏主字様是口氣非史臣筆史臣則稱索虜不稱魏主今此所改乃又妄人之强作解事者此篇於宋書中宜删去又南

史於各帝皆稱謚法宋書則稱廟號然亦間有稱謚法者例亦未能畫一此四十六卷中趙倫之王懿張劭三篇皆稱謚法所以安人於張暢傳亦改世祖爲孝武却不可因張暢傳而疑趙倫之等亦非沈約原文也臣穆等跋執稱謂不同不可泥

敷演鏡暢

宋書張邵傳子敷演敬有名於世又邵兄偉之子暢傳亦云暢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攷南齊書第四十一卷暢之子融傳云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南史三十二卷融傳與南齊同敬皆作鏡

案宋史太祖本紀太祖姓趙氏諱匡允祖名敬此當爲宋人校者避諱而改

張融不寄人籬下

張融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愚謂六朝便有此等妄人何況唐宋以下去孔子愈遠學問不寄人籬下便是亂道孔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弗畔者寄人籬下之謂也

南史附傳皆非

南史無藝術傳故以徐文伯嗣伯兄弟世精醫術而强附入張融傳實則欠妥又如釋寶誌以附隱逸陶宏景傳亦爲不當

南齊書亦無藝術傳故於褚淵之弟澄傳附徐嗣即嗣伯也亦欠妥而又但有嗣無文伯載嗣醫術靈驗只兩事較南史甚略其一事直閤將軍房伯玉冷病云云彼文只作有一傖父南史於此等瑣碎處往往小有添補亦不無微益惟縛芻爲鬼下鍼李延壽慣喜說鬼亦不足責所可怪者以文伯兄弟爲東海人南齊書則作東陽人文伯之曾祖熙祖秋夫父道度

皆精醫而熙已居秦望山又宋文帝言天下五絕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允圍棊徐道度療疾也然則自是東陽非東海

范蔚宗以謀反誅

范蔚宗曾祖汪祖甯父泰世擅儒學蔚宗亦博涉經史善爲文章仕宋貴顯忽坐謀反與其四子一弟同死于市計蔚宗性輕躁不謹與妄人孔熙先往還是其罪耳決不當有謀反事也蔚宗生晉安帝隆安三年宋受禪年二十二嗇當宋臺初建即仕劉氏故國之恩既已絕無新朝之恩則又甚渥熙先以文帝弟

義康出鎮豫章欲弑帝迎義康立之此眞妄想事之必不能成下愚亦知蔚宗乃與其謀乎且當義康執政蔚宗以飲食細過爲所黜遂怨義康必甚熙先鉤蔚宗之甥謝綜綜爲解隙亦何肯遂以身殉乎蔚宗于文帝君臣之際樂遊應詔豫陪賡歌攜伎被彈愛才不罪爲左衛將軍掌禁旅參機密據通鑑深加委任可謂嘉遇矣忽欲操戈相向非病狂喪心何乃有此熙先說誘蔚宗以國家不與爲婚姻當日江左門戸高於蔚宗者多豈皆連姻帝室者而蔚宗獨當以此爲怨亦非情理蔚宗始則執意不回終乃默然不答

其不從顯然反謂其謀逆之意遂定非誣之邪蔚宗言於上以義康姦釁已彰將成亂階反謂其欲探時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從而為之詞者乃云衡陽王義季等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為亂區區文士欲作壽寂之姜產之伎倆是何言與況熙先主謀反稱為蔚宗等徐湛之告狀亦首稱賊臣范蔚宗眞不可解初被收不肯欵服自辨云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跱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又云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

弭故推遷至今然則蔚宗特知情不舉乃竟以爲首亂之人何哉蔚宗善彈琵琶文帝欲聞終不肯其耿介如此序香方一時朝貴咸加刺譏想平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傾陷宋書全據當時鍛鍊之詞書之而猶詳載其自辨語南史幷此刪之則蔚宗冤竟不白矣

蔚宗與沈演之同被知遇演之每先入見不及待蔚宗史謂蔚宗以此爲怨故有反心愚謂蔚宗固未必以此爲怨而沈演之則正是忌蔚宗才姤蔚宗寵傾而殺之者見宋書演之傳蔚宗又語何尚之云謀逆

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爲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後猶望君照此心也尙之亦正是與羣小朋比而陷蔚宗者亦見宋書尙之傳蔚宗乃向彼訴冤急不擇音耳蔚宗又自言外人傳庾尙書見憎計與之無惡尙書者炳之也蔚宗雖自言無惡然宋書徐湛之傳云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即文帝)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蔚宗等然則爭權妬寵炳之傾害蔚宗事所必有

蔚宗與甥姪書自序其讀書作文之法甚備甘苦蘊味千載而下可以想見如云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

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猶應可尋又云
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自爾以來轉為心化往往有微
解言乃不能盡至所通處皆自得于胷懷耳又云文
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每於操筆恥作文士又云文患
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
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
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
文傳意則其詞不流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
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吾思乃無方所禀之分
猶當未盡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覩其所述志在根

本之學六朝文士罕見及此又自論其後漢書云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比方班氏非但不愧而已又云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其自負如此危難之際牢戶之中言之津津良可悲矣沈約史才較蔚宗遠遜爲其傳不極推崇似猶有忌心李延壽爲益二語云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此稍見蔚宗作史本趣今讀其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姦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

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犯上作亂必不爲也

虎帳岡

南史范蔚宗傳云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攷之宋書本作武帳岡通鑑第一百二十四卷亦作武帳岡胡三省注引杜佑曰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便坐於其上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同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見黯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爲武士

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是孟說通鑑第二十四卷漢昭帝紀將廢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事亦見一百四十八卷元嘉武帳取此義也後之校南史者誤以爲李延壽避唐諱改作武實當作虎遂奮筆改之而初不知其本當爲武帳並非因延壽避諱改也校書者之不學如此

久喪而不葬

何承天傳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楊溧陽丁況等久喪而不葬承天

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
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櫬實由淺情薄恩
同於禽獸者耳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
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
切欻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
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
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況等三家且
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
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愚謂久喪而不葬
不下脫棺字數十年中十字衍文宋書無比例當作

此例還葬二字出檀弓上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亾子游曰有亾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茍亾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南史此段文義甚屬費解加以脫誤尤不明析禮所云還葬者謂斂畢卽葬不待按期如此者實因其家貧故許其不備禮若喪久按期乃葬則必備禮矣然卽在還葬者亦但許其不備禮而已非竟可無棺也今丁固等並非斂畢卽葬係久喪乃葬而竟不用棺櫬盡舉父母埋之土中其罪大矣但當時行此者甚多不止丁固等而同伍丁寶等之糾告丁固等則又非

葢葬不如法同伍當下即合告發今三年除服役相隔已久忽然相告明是挾嫌也

威斗

張永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宋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亾新威斗王莽三公亾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何氏焯曰漢書邯終大司馬銘不得爲大司徒死在王莽始建國四年壬申天鳳四年丁丑八月乃鑄威斗不應追納諸墓又威斗莽

欲以厭勝衆兵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司命孔仁左杖威節右負威斗即其職也當莽之漸臺猶抱持符命威斗似亦非賜臣下送終之器此說恐全屬附會

顏公

顏延之傳延之與何偃從上南郊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以稱公爲輕脫自漢有之高祖稱所送徒曰公等見本紀鼂錯父稱錯爲公見錯傳是也北史李幼廉傳齊文宣與語

及楊愔誤稱爲楊公此葢平日熟稱不覺故致此誤則北朝朝士相呼爲公亦與南朝同

顏竣殺父妾

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盪延之墜牀致損延之子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愚謂妾罪小竣竟殺之非怒其損父忌其寵於父耳竣之不孝宜乎不得其死嚴武殺父妾以其奪母寵也獨不爲父地乎知母不知父非人道矣

顏謝優劣

延之傳末載鮑照評顏謝兩人文章優劣數語甚佳宋書無

顏竣鑄錢議

宋制有事百官集議衆議不同並以啟上宋書中往往載之如顏竣傳中載其鑄錢兩議孔季恭傳中載其墾湖田議是也但所議總用吏牘殊不可讀南史遂痛削之僅存一二若無本書則當時制度全不見竣傳鑄錢議删削尤多不見其本意當從宋書補正

南史延之父子論襲舊爲得

宋書以延之獨爲一卷其子竣傳爲卷乃於延之論

中專論顏竣之代孝武帝作檄以聲逆劭罪將陷父於死爲不孝獨提此事論之然此應入竣傳今延之傳何無所論而獨舉此一事乎宋書論每如此偏側南史則論皆襲舊因顏氏父子同卷而襲用此論翻覺愜合

羊欣傳多晉事

羊欣傳前半篇皆晉書中事入之本史非例此沿襲宋書之文而謬者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案陶宏景眞誥卷一運題象篇注云羊權字道輿忱之少子晉簡文黃門郎即羊欣祖是也

江湛五子

江湛傳五子恁恕懋愻法壽宋書亦云五子而落去懋字則似以法壽爲二人矣誤也

江總自序

江總傳云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太子即陳後主也宣帝怒免總是矣宣帝建元太建而總自序乃云太建時權移羣小屢被摧黜小人欲變亂是非如此隋文帝紀開皇九年平陳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觀等邪佞於其主以致

亾滅皆投之邊裔而總與諸人同爲狎客邪佞更甚陳亾入隋乃獨得倖免且靦顏拜上開府安然壽終年七十六子謚傲誕驕物亦歷仕兩朝以功名終若無史書小人更何所憚哉有史在惡人多福者其惡千載炳然不滅矣

沈攸之非不臣非反

南史沈攸之傳攸之爲鎭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漸懷不臣之心愚謂此齊人曲筆而李延壽襲之沈約修宋書在齊武帝時故多回護延壽則不應爾宋書攸之傳書以反叛不知攸之乃反齊非

反宋也正如魏毋丘儉等之反反司馬氏非反魏也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書此事云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得其實矣

梁書無柳仲禮

梁書無柳仲禮傳按侯景圍臺城援兵四集仲禮爲總督乃案兵不動坐觀國破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梁書惟於韋粲傳中見粲推仲禮爲大都督事粲先歿節而仲禮安然自全此後事粲傳本不當見然非梁書一大缺乎仲禮後降西魏魏周書皆不見賴南史補之最有功雖於例應入北朝然補

缺功不可沒亦附柳元景傳則其病朱异公然貟夾讀史者恨之與秦檜等柳仲禮入魏南史不言如何亟法又一缺也

二萬人食米數

古量小說已見第十一卷宋書劉勔傳淮西人賈元友請北伐勔議曰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按據此計算每人一日食米三升三合有零今人雖健啖不能食此數六朝時量比今尚小

與手

宋書薛安都傳弟道生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
執矟欲往殺淑之逢柳元景元景曰小子無宜適卿
往與手甚快又索虜傳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寇汝
南世祖遣劉泰之等向汝陽襲殺三千餘人諸亾口
悉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南史張彪傳彪爲趙稜所
刺謂左右韓武曰我尚活可與手武遂誅稜通鑑第
一百八十五卷唐高祖祀宇文化及反裴虔通逼隋
煬帝出宮門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
胡三省曰言與之毒手而殺之
裴叔業改入北史薛安都一人兩傳

王氏懋竑讀書記疑曰南史崔慧景傳末云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今略之云案叔業傳在北史故南史略之然叔業事皆在南齊末及入魏而卒以其從子植等俱在魏故併以附之耳叔業究當仍歸南史王氏此說是南齊書以叔業與崔慧景張欣泰同傳以其或貳心於敵或稱兵犯順類聚最宜南史以慧景改入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傳亦差可以欣泰入其父興世傳仍是作家譜伎倆而以叔業改入北史尤爲大謬若薛安都者正當在北史沈約以入宋書爲謬乃李延壽則一人作兩傳但詳略不同南史

在四十卷北史在三十九卷共眞一大笑端也向來
校史者皆未經指摘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

蕭穎孚事異本書

南史蕭穎胄與其弟穎達穎孚等傳與本書雖大段相同然南史敘穎胄奉齊和帝於江陵稱尊號穎達與之同舉兵而穎孚則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江陵緣山逾嶂僅乃得達若南齊書則言穎孚在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安成郡據之求援穎胄遣范僧簡

援之即拜僧簡安成內史穎孚廬陵內史合兵出彭蠡口梁書則云穎孚自京師出亾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屯據西昌穎達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廬陵內史三者多不同大約南史與齊梁二書不同者頗多

齊書諱南史直書

南齊書凡順字皆改爲從此蕭子顯避諱改也攷齊梁書本紀皆以梁武帝之父名順之此當是梁武帝之祖疑亦誤乎別有辨而梁之應諱順字則無疑子

顯齊高帝之孫而仕於梁書成於梁朝故諱之此皆子顯原文如二十二卷豫章文獻王嶷傳宋從帝下注北雍本作順宋本諱其下又一見亦作從帝其下載嶷上武帝啟有侍幸□宅□下注順之宋本諱此乃幸蕭順之宅故子顯直用墨圍耳四十卷魚復侯子響傳蕭順之則作□而其下注一順字又加一圈云宋本諱凡此此南史皆直書

靴

齊高帝子豫章文獻王嶷傳嶷不樂聞人過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不視觀此則南齊已有靴不始於北

朝又恩倖傳梁嚴亶著靴上殿與新羅傳載其方言靴
曰洗䩬䩬傳其人著深雍鞾

沈約不作豫章王碑

豫章王嶷薨羣吏樂藹等欲建碑與右率沈約書請
爲文約荅曰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
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歘酬今旨便是以禮許
人聞命慙顏不覺汗之霑背約謙避作碑當亦知齊
武帝之于文惠太子與豫章王有嫌故耳

豫章王嶷傳與齊書微異

南齊書出蕭子顯豫章文獻王嶷卽其父也自作史

而爲父立傳千古只此一人故傳中極盡推崇論至以周公比之贊則云堂堂烈考德邁前蹤云云疑固無甚惡然南史則謂其後房至千餘人苟丕極言其失大約子顯多隱諱故南史往往有微異者傳末言其死後見形自言爲文惠太子所藥死已訴先帝皆南齊書所無此則李延壽說鬼長技却不足取大約豫章與文惠固有夙嫌豫章死於永明十年而文惠即以明年正月死故延壽因而附會之又南史各論皆勦襲各書獨疑論句句自撰不用子顯元文亦與他處不同

高帝諸子傳南史獨詳

南齊書高帝十二王傳於桂陽王鑠僅有其半下半篇爲蕭鸞所殺之事見南史南齊無之此乃刓缺不全非其本無又南史於此篇之下有始興簡王鑑傳凡九百餘字其中雖多疑神見鬼之言想必李延壽所添然南齊則鑑事只有六十餘字賴南史得存今日南北史遂成寶物者正爲此等處耳如桂陽始興若無南史則二王事幾亾矣豈知各史之所以多闕落不全者正因有李延壽書人皆謂其勝於本書幾視各書爲可有可無不甚愛惜故至零落若無南北

史則不至此也然如江夏王鋒南史七百餘字南齊只一百七十字宜都王鏗南史五百三十餘字南齊只一百餘字由此觀之南史於此篇增益頗多其功究不可沒

二王同字

宜都王鏗字宣儼案豫章王己字宣儼二王皆高帝子不應同字必有一誤

齊諱嫌名

齊文惠太子長懋傳在宋末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南齊書同案宣帝高帝道成之父長懋之曾

祖也宣帝諱承之丞其嫌名耳然此事在宋本非功令考南齊書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少府皆有丞尚書有左右丞皆不諱而州郡志南瑯琊郡有承縣則幷正名亦不諱矣范蔚宗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辭不拜當時習尚如此非定制若隋文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則嫌名之諱始於隋至唐益重

文惠太子有失德

南齊書文惠太子長懋傳論贊無貶詞而南史論則謂其有失德此南史之勝本書者又文惠太子乃世

祖武帝之子反在前豫章文獻王嶷乃太祖高帝之子武帝之弟而反在後次序不順亦遜南史至宗室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等乃在徐孝嗣等傳之下位置尤爲亂極不如南史爲順

邵陵王友

南史竟陵王子良傳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故不廢此官南齊書則云王名友尋廢此官二者正相反不知南史何據諸王生名不宜諱而友卽其府中官屬理應避且南史删去王名友三字則不廢云云意不明

子良傳所删不當

子良傳所載請罷遣臺使督逋調又上表請修治塘遏又啓請原除逋租削除羈官假號淸理獄囚停止土木工費并停止交州用兵又以詔租布二分取錢奏陳賦斂之困宜蠲減又論司市加稅之弊凡此奏請皆有關國計民生南史删削所存不及十之一二大約南史所删多不當今不能盡摘南齊亦多誤字今以張氏溥百三家集參校稍可讀

子恪至晃諸王

子良子昭胄傳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

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覩南齊書則此時鸞意本欲且留不殺並非因子恪至得免南史一意刪削不顧事實詳玩彼文自明

江西卽江北

予前於史記考得江西卽江北若正言牛渚以西皆得稱之今按通鑑第九十五卷晉成帝紀咸和七年趙郭敬南掠江西胡三省注江西謂郝城以東至歷

陽也邾城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歷陽今安徽和州
此以和州泝江而西至黃岡爲江西對江東而言是
正言西也若南齊書竟陵王子良之子昭胄傳建武
以來高武王侯朝不保夕昭胄與弟昭穎逃奔江西
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出投之時慧景在南
兗州即今揚州此則以江北爲江西又柳世隆傳建
元二年虜寇壽陽垣崇祖既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
世隆曰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此江西即指壽陽
一路徐沛淮泗之間而言亦以江北爲江西也南史
王融傳晚節習騎馬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特爲謀

主融志在北伐以功名自期許其時南北交兵壽春爲扼要所稱江西正指此一路而言亦以江北爲江西也古人言北可以西言之言南可以東言之二者得通稱史記殷通在江南會稽郡欲言沛郡事正當言江北而言江西烏江亭長欲從江之北岸渡項羽至南岸正當言江南而言江東皆通稱

子響事二書不同

魚復侯子響傳南齊書載其舉兵與臺軍戰官軍引退下云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也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此處南史

有文惠太子屬順之徑殺子響事子顯書修于梁故諱此事此則當以南史爲得

武帝諸子傳不同者多

武帝諸子傳南齊與南史不同者甚多不獨如上文所云也盎諸王皆爲蕭鸞所殺如晉安王子懋見殺之事二書大異又如建安王子眞傳云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籖柯令孫殺之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隸欢不從見害此一段南齊無亦以南史爲詳備又如巴陵王子倫叙見殺事南史固爲獨詳而後半篇發明典籖爲害尤詳明南康王子琳

傳述其母荀昭華亦許本書並無論亦不勦取舊文滔滔自運此亍於南史惡而知其美也子顯在梁不當諱鸞之凶狂葢偶失之而李延壽得之

薦易殿柱

王敬則傳齊臺建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殿柱薦字似可疑然今吳下俗語尙有之他無所見薦者謂柱將損壞欲易之而惜費不肯改作以他木旁承之乃易去其柱諺目爲脫梁換柱

官

王敬則傳敬則逼宋順帝禪位於齊引令出宮順帝

不肯敬則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此語南齊書無之或疑官下脫家字但恩倖傳戴法興謂宋前廢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華願兒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一人戴法興一人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宋明恭王皇后傳後廢帝欲酖害后令太醫煑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任忠傳隋兵入陳軍敗忠入臺見後主曰官好住無所用力恩倖施文慶傳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陳後主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又南齊書荀伯玉傳齊武帝在東宮奢僭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

終不知豈得觀亦蔽官耳目我不敢聞誰應敢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啟之上大怒王敬則直入叩頭啟上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北史魏孝文帝幽皇后馮氏傳帝遺詔賜后自盡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然則謂帝爲官南北朝有此語

南北蘭陵郡

李安人傳云蘭陵承人桓康傳云北蘭陵承人周盤龍傳云北蘭陵人攷南齊書州郡志承縣屬南瑯邪郡明帝時省而無蘭陵北蘭陵郡彼書高帝紀云蕭

何居沛其子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為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為南蘭陵蘭陵人乃州郡志則晉陵郡所屬有晉陵縣無武進武進自屬南東海郡蘭陵自為縣名屬南琅邪郡不但無所謂北蘭陵郡亦并無所謂南蘭陵郡也未可詳攷

陸澄議置諸經學

南齊書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元孝經案此

文之下詳載澄與王儉書論易之當立鄭元不可獨用王弼左傳宜於服虔之外兼立賈逵杜預穀梁已有范甯不必存糜信然則國學之下置之上當有一議字或作者下筆時偶誤省此字

陸澄雖未必深於經然亦頗有學識如論易雖未能直黜王弼之旲而廢之然云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此數言者於目錄之學精絕矣魏晉至唐人若知此宜不爲王弼所惑矣弼首倡異端以亂聖經范甯謂其

罪深桀紂信屬定評澄乃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想南齊時元風尙熾澄故婉詞乃爾又云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元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淸識能言元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元嘉建學之始元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元事成敗儒太興東晉元帝號元嘉宋文帝號也觀此則澄之識高於顏延之甚遠其論左氏謂宜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賈服

沚已亾千古恨事賴澄此言稍見梗槩又論杜預亦宜存則云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此下文意未了當脫落兩三行內齊書本多不全也彼時賈服並存澄乃又欲兼存杜預似若不必然試詳玩其語則澄意以杜較王弼爲彼善於此評斷仍精確之至總而計之澄議大有功於經學後人宜其服膺李延壽也者於經非但不見門庭并尚未窺藩溷公然肆行芟薙十去其九甚矣膚且妄也

劉瓛陸澄傳論

南齊以劉瓛陸澄同傳因瓛經師澄篤學借二人以發名論今讀之分四段看第一段言洙泗既往義乖七十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同異之說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于勿失專門命氏者謂家法也詮漢學最確第二段康成主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康成得家法而不拘家法融會貫通之故曰一世孔門言其集大成繼孔氏弟子也漢封孔

子後爲褒成侯以奉孔子之祀而康成則以學繼之
故與並就也其推崇至矣王肅妄造聖證論以譏元
又私撰家語以自證其說女爲司馬昭妻生炎以篡
魏書之行于晉以外戚耳其實妄也此段精妙絕倫
不知蕭子顯何以能有此必有所本識古者宜深玩
之第四段敘齊事永明暫盛建武又衰嘆劉瓛能承
鄭馬之後而身終下秩凡多人作傳只論一人南齊
書與宋書同娶之陸澄極推鄭學則論雖不言澄意
在其中鄙哉李延壽也抽陸澄與諸陸聚族居一卷
中降劉瓛與浮虛之明僧紹等同卷蕭氏卓然名論

盡删棄之據王儉譏澄書厨一言而痛貶其學用不合今未能周務延壽無學識而強操史筆故其言如此

陸慧曉傳删存皆非

南齊書陸慧曉傳云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南史删去張暢云云却以會稽內史冠於張緒之上大謬又暢爲會稽太守南齊亦誤

慧曉婦父

慧曉除尚書郎舉酒曰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

作尚書郎婦父張岱迭觀下慧曉子倕傳倕外祖張岱可知

明僧紹異同

南齊高逸傳有明僧紹南史改入列傳子山賓附其實應立山賓傳而以僧紹附又此云字承烈南史作休烈名紹則當字承南史改之非唐高宗上元三年御製明徵君碑但云南齊徵君明僧紹無字又此云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碑云祖玩晉建威將軍父略宋平原太守與此傳皆不同南史却與此傳同又此傳南史所添多疑神見鬼語皆不足取

南史論宋齊多襲取梁陳多自造

南史論於宋齊兩書皆襲取之至梁陳書則襲者雖有而自造者亦多然宋齊極多名論却遭割棄說已見前梁書論少佳者惟江淹任昉與姚察論云二漢求賢率皆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此段極精南史采之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一

四嗣王傳稱敘其父

蕭懿於東昏有大功無小過且其平日居官立身皆可觀東昏無故忌之人屢勸其去而不從竟爲東昏所殺齊梁間上上人物也其事頗似光武之有伯升所以梁朝文告屢用伯升爲比然懿固純乎齊臣也弟敷暢融皆齊臣敷亦有善政融與懿同冤死尤可憫此四人者齊書中當特爲傳一篇乃無傳蕭子顯

齊高帝之孫也豈不哀懿但身爲梁臣不便以懿入齊并其三弟皆缺之姚思廉目睹其缺故於四嗣王傳補敘其父甚詳長沙嗣王業傳補父懿永陽嗣王伯游傳補父敷衡陽嗣王元簡傳補父暢桂陽嗣王象傳補父融南史始改以懿等立傳是矣子孫一并附入不分齊梁限斷則其謬耳宜以四王歸齊嗣王入梁

長沙王懿諸子

長沙王懿六子業藻猷朗明象疑皆冠以淵字南史梁書皆避唐諱去上一字惟淵藻淵明於他傳中可考而知而又或改淵爲深如梁書武紀大通三年六

月以前太子詹事蕭深猷爲中護軍九月以太子詹事蕭深藻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是也

蕭子顯齊書既不作長沙宣武王懿傳梁書亦但有懿子業藻二人其淵明與猷朗皆無賴南史補之并及入齊後終事此似南史之有功處然李百藥以蕭明傳入北齊書李延壽乃但入之南史尚欠妥

臨川王宏與梁書大異

臨川靜惠王宏梁武帝之嫡弟也南史於其傳醜言詆斥不遺餘力始則武帝使之侵魏部分乖方無故自却使百萬精兵一朝奔潰其平日則藏匿殺人之

賊於府內有司無如之何又武帝遇之恩甚篤而宏謀弑武帝且奢侈無度恣意聚斂驅奪民閒田宅又與永興公主私通公主武帝之女於宏爲嫡姪女遂復與同謀弑逆以齋日使二僮挾刀入幕下事覺搜得刀帝乃殺僮而祕其事若梁書本傳則於宏事全爲皆用褒詞其北伐係因征役久奉詔班師且盛稱其孝行及居喪盡禮又敘其政事之美在揚州刺史二十餘年寬和篤厚生平竟一無玷缺南史與齊梁書多異而此傳尤乖剌之甚者此則恐南史爲得其實姚思廉父子或與之有連爲隱諱未可知也宏之

子正德與同產妹奸烏獸行又鉤致侯景賣國與賊正德弟正表臣事侯景又據地叛投齊想其家法必有所自來則乃父之逆惡理宜有之通鑑第一百四十六卷書臨川無故規避奔潰喪師殘民誤國之罪甚詳皆與南史合

南史論云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爲甚此李延壽自撰不襲梁書斷語亦錚錚有之矣下當有脫落言尊之以高爵則有之未有明知其不才而以軍國重任作顯榮皇弟之用

使之僨事者一當作大大撓大魵也

標題云靜惠文中作靖惠標題傳寫誤張敦頤六朝事迹卷下墳陵碑刻二門皆作靖惠是

安成王秀書銜不同

南史梁宗室安成康王秀傳建康平爲南徐州刺史梁書則先言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下乃云建康平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此下天監六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而南史但云爲江州刺史又其下遷都督荊湘雍益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

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而南史則云遷荆州刺史加都督又其下有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而南史則云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又其下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鎭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而南史則云遷雍州刺史南史書都督刺史最亂道說總見後先於此發之其病不可勝擿就其淺者如同一都督而有書有不書不書某某等幾州而其卒也乃云四州人哀哭迎送請問四州者爲何四州乎秀墓碑劉孝綽撰朱氏彞尊親見之此文今載孝

綽集梁書秀年四十四劉集作四十五南史削去碑文中所敘與梁史皆合末云祗承帝命來仕王家兔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奉作賦之私梁書以孝綽與王僧孺陸倕裴子野同遊王門與碑亦合惟梁書孝綽傳言爲平西安成王記室鎮南安成王諮議考秀傳但有平西無鎮南之目此必有誤南史盡削去諸號但云某州刺史或云某州刺史加都督而已

武陵王紀南梁互異

南史梁武帝子武陵王紀傳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

刺史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止之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元天正暗與蕭棟同名五月己巳紀次西陵元帝拒之六月戰不利師老糧盡憂懣不知所為先是元帝已平侯景遣報紀圓照鎮巴東留不遣啟紀云侯景未平宜

急征討已聞荊鎮爲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實然故
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以旣居尊位
宣言敢諫者死後頻敗爲元帝將樊猛所殺梁書與
此不同者直言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乃僭號
於蜀改年天正無受武帝密敕事亦無遣圓照受湘
東節度事又言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
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荊陝五月丁丑紀次西陵元
帝遣將拒之六月庚申元帝將任約等與戰破之景
戌任約等進攻其壘樊猛獲紀殺之紀本圖帝位若
受敕都督征討不應反受湘東節制前段當以梁書

爲得太淸五年卽是大寶二年南史以五月己巳次西陵梁書以五月丁丑次西陵後於己巳八日耳亦爲合也但紀必不肯稱簡文帝大寶之號故梁書據紀意書太淸若論史法仍以南史書大寶爲合荆陜陜字亦必誤通鑑一百六十四卷書紀之東下於承聖元年之八月承聖元年是大寶二年之明年若以太淸數則爲六年與南史梁書皆不同紀至此尙未知侯景破敗而仍東下決無此事通鑑恐非

七官

紀以金擲猛曰送我一見七官梁書河東王譽傳王

僧辯破長沙譽被執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先是紀聞湘東將討侯景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胡三省注湘東於兄弟次第七故云七官紀繹之弟譽乃繹之姪也見通鑑一百六十四卷

方等等子

梁元帝子梁書但有方等方諸二傳其子皆不見而方等之子莊王琳曾奉以主梁祀改元即位其事尤不可缺乃梁書槩從闕如莊入齊死而北齊書又無傳賴南史補入此亦南史之大有功者但莊雖宜見梁書而李延壽則宜在北史入南史位置稍乖

王茂歷官刪削不當

梁書王茂傳自宋昇明起家之下至襄陽太守之上一大段南史不載而以三四句了之云爲臺郎累年不調知齊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今考梁書茂之歷官豈得言累年不調乎雍州長史而改爲輔國亦未詳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宏策勸迎和帝此事南史亦無若梁書云姓沈隱不妥交遊南史節去沈字妥字幾不成句此等不可勝摘聊一附見之

王茂傳有潛妃事

王茂傳南史所添却極多然皆閑話若東昏侯潘玉兒自縊事此梁書所無而不可不存其事者然但當入潘傳中乃潘則無傳而反敘於王茂傳闌出闌入全非史法

中山王英

梁書曹景宗傳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勳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托跋英南史作中山王英夫以魏主而梁書直斥其名曰托跋宏非也

若英則人臣也作南史則以南爲主乃于敵國之臣鄭重如此亦非梁書韋叡傳魏中山王元英元是其姓如此稱方妥

蔣帝助水等事

曹景宗於天監六年破魏軍遣使獻捷下南史忽添入蔣帝神助水拉敵事縷縷約一百五十字誕妄支贅全是小說與曹景宗何涉李延壽意主刪削簡淨乃其所刪者往往關係典章制度民生利病而所添妄誕則又甚多惟於振旅凱入增封進爵下添入賦詩叶競病韻却佳

霹靂野虖

景宗謂所親曰拓弓弦作霹靂聲南史作礔礰說文卷十一下震字注云劈歷振物者臣鉉等曰俗别作霹靂非卷九下石部無礔礰字又臘月宅中作野虖逐除南史作邪呼荔驅鬼呼叫聲

沟均口

馮道根傳齊建武中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陳顯達爭之師入沟均口沟當作沟均字乃後人旁注沟字之音而傳寫者誤入正文此篇凡三見梁書誤同

神獸門

張宏策傳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夜燒神獸門案此事梁書宏策傳亦作神獸南史與梁書王茂傳並同梁武帝紀則南史作神武梁書作神獸其實乃神虎門也梁書武紀天監七年作神龍仁獸闕于端門獸本虎既有仁虎闕則亦當有神虎門故知也唐人諱虎改爲獸或改爲武但南史梁書皆成于唐人當下筆時已自改若宋書則修于南齊南齊書則成於梁代當時本作虎而唐人有未及改者故仍舊作虎亦或有唐人已改趙宋人校者又復改從本字作虎所以

參差不齊如梁武紀及王茂張宏策傳皆唐人下筆時本自諱改又如南史后妃傳梁武帝丁貴嬪傳太子定位有司奏宮僚施敬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梁書后妃傳同又如南史陶宏景傳云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云云此事梁書所無南史必別有據此皆是唐人下筆時改其實當作虎至於南史宋武帝紀性簡易嘗著連齒木屐出神武門逍遥宋書則作神虎門又南史宋文帝子江夏文獻王義恭傳孝武入討劭疑義恭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並入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宋書亦作神虎門宋書傳亮

傳承初元年由中書令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南史則作神獸門此皆南史諱改而宋書本文則唐人未及改又如南齊書第九卷禮志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南齊書本文唐人未及改抑或皆唐人已改迨宋人仍改從本字也若宋書鄭鮮之傳高祖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惟不召鮮之俄而外啟鮮之詣神獸門求啟事此則宋書本作虎唐人校而改之者

沈約傳用其自序

沈約傳全用其宋書自序文煩冗已極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子允格臺駘云云此在約自序已覺可厭南史采之亦不刊削成何體裁

沈氏世濟其惡

約之自序雖詳今據而考之則其先世大抵多非良善如約之高祖警敬事妖人杜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警之子穆夫在會稽恩以為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杭令孫恩何人而警累世奉妖黨并從逆受其偽官幸約之詞雖多緣飾尚不沒其

實耳南史劉前部參軍振武將軍八字大非劉牢之破孫恩執穆夫殺之傳首京邑穆夫之父譽逃遁爲宗人沈預告官譽與穆夫之弟仲夫等俱以從坐伏誅此國法之正非冤也穆夫之子田子林子投歸宋高祖從平京口遂東歸報讐盡殺沈預一門預以無罪死若依正理田子林子應以專殺伏辜無如高祖已爲逋逃主故田子等倖免矣田子又從征姚泓特因人成事乃以忌功譖閻王鎮惡并矯宋高祖令殺之專殺無罪功臣誤國家大事其情尤爲可惡林子之子璞則約父也約於此尤多妝點元凶劭弒立璞

乃携老弱赴都自歸則其從逆顯然矣想必授有官爵約諱不言耳裴子野宋略書其事云劉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也見裴傳世祖入討伏誅正宜約乃致怨顏竣譖之謂以奉迎之晚横罹世難皆非其實南史直云以奉迎晚見殺大非綜而論之自警至璞四世之中可謂世濟其惡田子林子本逆黨皆嘗從坐伏誅者其歸高祖正是巧於避禍後乃并以得功又報私讎可云詭計約自序乃謂劉牢之虜暴縱横高祖軍政嚴明故自歸飾詞也高祖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惟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其語顯然約欲蓋彌彰矣

約自序鈌誤甚多若無梁書及南史幾不知約是璞子

沈田子參趙倫之軍

約自序云田子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案此別軍下似但當作參征虜將軍趙倫之軍事其下郎接振武云云但趙倫之傳無討司馬休之事

沈林子官輔國將軍

梁書約傳云祖林子宋征虜將軍據約自序林子官終輔國將軍征虜乃其追贈之號此則梁書之誤南

史仍依自序是

沈璞不襲父爵

南史敘約之祖林子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及卒後贈官追謚之下竟直接云少子璞嗣以璞卽約之父取其立文簡便耳考約自序則襲林子爵者乃長子邵非璞也邵卒子侃嗣侃卒子整應襲爵齊受禪國除李延壽任意更移不顧其實是何心哉

有志台司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台司三公也時約官至尚書令已居宰輔然未拜三

公故云下文約陳情於徐勉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各傳中或作開府儀同三司或作同三司之儀似立文不同而其實則同皆謂未爲三司而其儀同於三司耳覩此益明但有開府無開府疑有異再考

沈約年

梁書天監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南史同考約宋書自序生十三歲而孤按約之父璞於元嘉三十年以從逆爲宋孝武帝所誅自此數至梁天監十二年凡六十一年則約當生於元嘉十八年辛巳至天監

十二年癸巳正七十三歲

高祖有憾於張稷

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與約言之約日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往事何足復論據本書十六卷稷傳稷於高祖起兵圍京城稷主謀弑東昏率先倡議歸附是有大功及由尚書左僕射出爲使持節都督靑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靑冀二州刺史雖疎防致變尚竭力於王事者不知帝之有憾於稷者爲何稷傳既無突見於此殊不可考意者稷必不願出有怨望之言而史不言耳

二粲

宋有袁粲梁有韋粲二粲忠義千古流芳以六朝之浮薄而疾風勁艸未嘗無人血性激發非由學問袁粲袁淑之兄子而淑本忠臣韋粲韋叡之孫而叡實梁初之名將也淵源有自

韋粲子諒

韋粲於侯景圍臺城戰歿盡節之臣所宜加詳梁書於其傳末附載粲子尼與粲同戰歿云云又云長子臧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爲其下所害收部曲欲圖興復可云賢

子臧既長子則尼爲次子矣此外初不言粲別有他子也南史乃絕不及臧而但云粲子諒以學業爲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爲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然則粲子有諒無臧矣可怪之甚

韋載京兆人

史家書人鄉貫六朝以前與唐宋以下自是不同如諸王各書尚書爲瑯邪臨沂人太原祁人諸謝尚書陳郡陽夏人似覺迂遠不近情在當時不以爲異至陳書韋載傳尚書京兆杜陵人討載時去京兆居江左久矣若宋元明人用此例亦爲不可文體隨時而

變不可泥古

江淹領東武令

江淹傳齊受禪爲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掌其任又領東武令案梁書云建元初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豫章建安二者互異建安王子眞武帝之子爲明帝所殺時年尚十九則建元初安得遂封當從南史若淹以記室帶東武令當是食其祿不赴任南史改帶爲領未確

復爲主簿

梁書劉秉爲丹陽尹辟淹爲主簿故其後云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南史删前爲主簿後文不去復字非

詩筆

南史五十九任昉傳昉尤長爲筆梁書十四本傳作尤長載筆南史此下又云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又梁書十三沈約傳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南史五十七本傳文章二字作筆梁書四十一劉潛傳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

六詩三郎孝儀六孝威也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云文章詩筆乃是佳事蓋六朝皆以文爲筆南齊書高逸顧歡傳歡口不辨善於著筆南史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北史蕭圓肅傳云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梁元帝金樓子卷四立言篇云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是也唐人亦有此語故劉禹錫中山外集

第十卷祭刑部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予舉楷卒不能困趙璘因話錄第三卷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杜牧之樊川集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

昉紆意梅虫兒得中書令

永元中昉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案虫兒東昏嬖倖然梁書無此事係南史所添大爲昉削色討昉此時位不過列校此後永元末方爲司徒

右長史若此時即爲中書令直與王亮比肩必無此理據梁書明帝崩遷中書侍郎疑是

王僧孺祖準之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拜卒梁書王僧孺傳祖准南史作準之非準之王彬之元孫與僧孺別族刻本誤作准之父延年梁無

王融稱字

梁書柳惲徐勉二傳皆誤稱王融爲王元長融不合

稱字南史皆改正

不孝家信居哀

徐陵傳太清二年使魏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陵之父摛於簡文帝幽閉時卒約在大寶二年陵拘留在北時魏又變爲齊矣陵不獲覩含聞訃不得奔喪故文集中在北與人書多稱孤子自摛歿四年陵乃得歸

紀載不明

六朝人紀載實事每不明析因直書其事恐詞義樸儉觀者嫌之乃故作支綴不知書事但取明析何用

妝點乎梁書王僧辯傳荊湘疑貳軍師失律南史同僅刪軍師何憑謂當作河東王譽在湘州不從命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擾攘南史同而於上句并刪一王字更不明當作岳陽王詧軍襲江陵

王僧辯論無識

梁書王僧辯傳論曰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旁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陳霸先將殺僧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敬帝之立

霸先利其幼稚爲簒弒地耳當此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僧辯之欲立貞陽侯蕭淵明一則國賴長君二則結齊援也論斷無識若其欲淵明立敬帝爲太子則拙謀也見徐陵文集然卽此可見僧辯之於梁元帝可謂純忠蓋心乎梁實心乎元帝者

南史論云僧辯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奧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疎貿序旣同兒戲且類奕棊延敵開釁實基于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李延壽於宋書論亦以抄謄了事齊梁則居然自出心裁者多矣然如此論不襲其詞而襲其意謬與梁書同

僧辯弟僧智於僧辯死後得隨任約約敗又被殺子頵又死王琳之難一門慘亾頵次子頒入魏而頵子珪事唐太宗為名宰相忠義之報也見舊唐書第七十卷珪傳

王琳張彪梁書無傳

王氏懋竑讀書記疑云王琳張彪梁書俱無傳張彪或可無傳若王琳何以不載疑刻本脫去非其本無也愚案琳彪同在南史六十四卷張彪之補誠有功但其事迹支離誕妄全似傳奇小說不知李延壽從何處得來恐係掇拾稗官附會傳聞道聽塗說此則延壽之病也至於王琳者本梁元帝之忠臣破侯景

有功元帝徵之下吏其部下叛而琳仍執不貳元帝忌之出之嶺外帝爲西魏所圍仍入援旣無及又力圖興復其於元帝幾幾可云純臣矣後奉永嘉王莊尙可云乃心梁室迨至不得已而歸降北齊歷受其官位爲齊臣久矣陳將吳明徹伐壽陽城破爲所殺此則不得復謂之爲梁盡節斷宜入北齊也若琳入梁則蕭法和湛海珍亦可入乎今北齊書第三十二卷琳傳與南史全同而無論贊北齊書殘闕凡無論贊者皆後人取北史補之若王琳傳則又是取南史補入者究其實琳本當在北齊書不當入梁書姚思

廉梁書不立琳傳爲是而李延壽却非能補思廉之闕李百藥於北齊原有琳傳傳文雖亾大約篇目尚存後人案其目故以南史琳傳入之而此傳文却仍是李百藥北齊書延壽襲取以入南史者耳幾經回轉不勝眩惑矣若云王琳傳賴李延壽得存以此爲功於北齊書此呂尙盜陳恒之齊劉季篡王莽之漢也下筆成章世間恒有能讀書人千載難逢此中意味與誰道之

梁書太宗簡文帝紀有大寶元年張彪起義於會稽事又太宗十一王傳於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傳

并陳書之世祖紀及周文育章昭達沈恪陸山才錢道戢謝岐等傳皆有張彪事姚思廉父子非不知有彪者不知梁書何以不載

剡令王懷之

王僧辯引彪爲爪牙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遣沈泰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此事與陳書文帝紀略同但剡令王懷之彼作臨海太守王懷振案東揚州即會稽也臨海相距遠故往征而留岐居守

若剡則會稽屬縣且其府僧辯尚在屬令未必敢爲
梗何至舍郡城而往閩一縣乎當從陳書

南史無傅岐

梁書無傳岐傳納侯景降後勸勿更與高澄通和使
景自疑此言繫梁存亡南史無岐傳[illegible][illegible]傳中又不
附入此諫是大闕事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